演山集卷十七

宋　黄裳　撰

閱古堂記

宇多可為講說讀書吾古堂上堂在縣圃之東

閱燕相虛可以清人心高明可以

今大夫以之也丁內造遂吏指呼與斷使夫俯而

視者度作而背者不怕食者尋擻不然邀嘉賓列侍

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此所養者不固也為學道者不過子夏而已紛華盛麗足以動其心雖有可上之性無能為也且夫簿書之繁安足以伸吾才樽俎之歡與夫外物之來寄者安足以充吾志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則安用是堂哉宜夫取聖人之遺書歷代之記百家傳注之說環列乎坐間究知古人之行事偶一日有為則推為康世澤民之術文以應變武以戡亂萬物和之酬於手撓顧

指間無所疑怍然後伸其才使夫屈者以伸廢者以起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又將天下之才而敎育之然後償其志予愛大夫能命是堂未有能道其志者乃試言之

佚老堂十景記

佚老天也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情無所寄閒居靜坐四體不勤往往無憀之心生寧復且從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勞之志於名者則僞行勞之志於難老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

華而務其實柢本弗應若將為槁壞矣是謂兩喪魏子為佚老堂翼之以十景於堂之奧為書室於室之右為琴閣於閣之東為松軒於軒之北為竹塢於塢之西為月庭於庭之南為風牖於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山之下有泉謂之盆沼沼之傍有廊謂之吟廊廊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予謂魏子能寓其佚已賢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寓其佚者子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得趣而憂解夫

起發於幽谷披拂於寒林而後泛濫於戶牖疏而行之
則過之也徹袪吾煩解吾酲而忘吾倦精爽御之而往
可登太虛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禦之則攻或扶或揚
逆當其衝使人閉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筋骸而抱
吾一則是氣與風同歸於太虛烏能為吾利害也哉月
吾性也水以清得之以濁喪之天以霽得之以陰喪之
然而月也無得無喪自水取之自人觀之而已西方既
升予坐庭下而得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曀之喪吾

月然月之在人心久矣而子獨不患心之爲月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山之狀如屏是天遺子以所依者邪沼之狀如盆是天誘子以所容者邪觀山而思仁居仁而不能依則危觀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吾之望子善而能安豈特巉嶭之峯清泠之泉能適其情者邪子勉以佚歸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閒適之中豈能忘言以溺其理哉則子當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秉之以危韻發之以中聲數聯得意一笑破顔

南北其筒賡和盈軸予之吟若是乎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炎而志放如斯而已矣以理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於道去言而趨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予登醉榻始舉而和再舉而酣三舉而醺四舉而冥攀緣一斷然後遺我於混沌不知老之寓於形佚之寓於理豈復有八者之翼吾堂哉予之醉若是乎未可知也夫予未果知其為人然而繼文以遺之不亦過乎壬戌之冬魏子為佚老堂

即乞詩於延平予方始行而東未暇作也拏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於建溪後年刻詩於石走僕數千里獻予於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曰魏子真好善者也夫人閒居歲晚無原壤之埃則與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役於景終無所聞則是十景何益於子哉故又為之書

默室後圃記

友人即默室後為小圃壘拳石為山鍾勺水為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也默室之中盤踞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為天遊寄於貌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適於是而下焉開目則欲有所寓垂膝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銜素盃戰枯局聯詩篇默花數與忘形交於此為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香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株枯後者開前者落

者有堂學者有齋雖然甚隘而陋促席而坐不過數十
人歴歲月受風雨遂浸以壊學者如見荒郊廢宅氣象
寥落席不暇暖散適城闕之間東有官舍西有城壁而
學之地受制其間雖欲闢而宏之不可得也元祐之初
太守高侯遵禮通判黄侯敏用惡其甚隘而陋不足以
受學者拾地之遺利得金百萬復即北城之東南卜地
而營之建作之制下視旁郡正門在中復設外門以衛
之偏門以翼之諸生奉贄而入搢笏於殿鼓篋於堂具

員者於齋待次者於館食有廚浴有室職事之位備焉
嘗考泮水之序雖言僖公能修泮宫而詩之辭不言僖
公營揆之方建作之制而言泮宫之上小大從公而往
公與先生君子行飲酒禮謀事率衆内能欽明其德見
於色笑威儀之間文武之事有可法者下觀而化故其
詩曰靡有不孝自求多祜及其從事於淮夷其静也不
吴其肅也不揚其安分也不告其循理也不逆弓矢車
從各致其用以戰則克故其詩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

此僖公之所以修歟然則二侯之作可謂知務者也果有意於詩乎人惟椎朴木偶不可觀感而化其中實故也嘗聞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閩君之善教豈能慨然而興者邪靡有不孝自求多祜能為其君之用何獨至於魯國而然哉元祐己巳仲冬之望日記

含清院佛殿記

有釋氏之宇其名曰含清其年起於唐之中和其地出

於劍浦之巨沙至今元豐傳十一代矣佛之所寄甚獘且陋不足以致鄉往者之觀美辛酉之秋紹忠慨然有志易卑以高易樸以華募財於鄉節財於院合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貌象季春佛殿既事衆色雜華周回間列以悅衆凡之目使知吾佛之尊且貴不可易也然後誘以歸焉紹忠之意也然而衆凡之歸也汝能安厥止乎浮屠之庸者不過以為我計苟養其欲而已安厥止則未暇也予為其歸者言之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

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堦砌嚴麗廣博寶華粧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於物哉本有高明之道清淨之德然後榮貴之不可幾及者隨其所欲而至焉雖然化現色相不可以為畔岸自非內遊之士安得而見哉則以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貌象又出寶玉之所現者與衆觀焉知佛之清淨故致粧嚴之居知佛之高明故致微妙之相紹忠亦當以是告於歸者云

公餘堂記

千里之民有望於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復必待刺史能為義禮之政以應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時而樂必待刺史能為禮樂之遊以導我然後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歡聲和氣以却虎蝗以消霜潦以散盜賊以登粢麥妝循吏之名實未知其可也然則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駜序言僖公君臣之有道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所謂無不為者也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所謂無為者也自無不為以至於無為其賢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明不至於苟勞無以自適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鷺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至也在公飲酒不至於大肆無以自守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鷺于飛臣之散也醉言歸樂之節也有禮以制中有樂以導和人心感而天時應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然則公餘之樂惟有道者得之有政而無樂不足以有感而

况為樂而失政與夫二者並廢乎哉是故晉僖公既失道遂不及知禮之所在唐之遺俗憫其勞苦頓瘁老死而後已故教之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茍使僖公有樂其本不出於道易為物所溺故戒之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然則政與樂僖公皆未之逮不足以望魯豈待較而後知哉其侯為州謹始日與其屬振隳壞整破闕發隱姦遣滯訟未幾凡要目數各從其類綱紀遂立庶司羣案承式而

舉行遂號無事民則歲豐而義重吏則日閒而興長始有公餘之計為堂於山水間旂鸞所臨大小之民從公于邁清暘翠陰歡笑遠近或馳驅於郊或鼓考於庭棲侯鶚立壺馬寵辱君子之勝負兕觥其觩不醉無歸是時斯民門無苛追廩有陳積亦可以行其樂矣故其從使君遊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使君其無疾病歟何以能為樂也當其酒行請歌有駜之三章以為使君壽吾知其無愧焉

三交堂記

自遊鄭君山居今二十載一日鄭君西來出予留題壁間二十四字言將移刻於石作堂以置之願為之名昔予所賦以其形影適與日華邀遊乎曠閒之郊清虚之境徘徊乎舒長之時澄霽之晝踐乎翠華之林詠乎寒光之濱我與影無是非之間無同異之辨其誰抑吾飄逸之興累吾放曠之懷者邪和光之域彼已俱喪自得之適天與為地嘗觀李白對月獨酌之什愛其詞體有

事之論耳子於此亦聞道乎夫坐吟而揮毫起舞而揚袖影皆能然及吾笑語感寓則彼寂然不可以致詰是非其獨體吾陰乎惟形兼受陰陽而惟陰陽制之是故曦輪既西形影相失一日之變也一行一歸盛衰相繼百年之變也一日之變影也而形果免百年之歸乎則是三交何其幻也形與影固幻耳目化幻者也夫知幻之所自出與夫非幻之所在乃可與言道蓋日潛運陽中之陰以配陰中之陽造化萬物故能以死生與其形

演山集卷十八

宋 黄裳 撰

記

風月堂記

風月在天之景也泉石在地之景也草木花實在時之景也三景之為物最能適人之情又有能累之者故風月泉石常為好清者之蔽草木花實常為好奇者之蔽泉石風月草木花實彼豈有意於累人哉惟人不能以

道為樂以樂寓景而景授吾所樂而已違景則無憀亂景則有數人之情莫不然子山得洞於梅嶺洞之中基而為堂累而為臺穴而為沼以花名洲以琴名泓以鑑名石以鶴名亭以錦繡名谷其類不能盡言之所學則讀莊子之遺言故以南華命洞所適則慕樂天之遺風故以風月名堂子山於此乘興而閒行興盡而宴坐與所交遊從事於文酒間以度其生焉或謂子山方學莊子則宜內觀無事外遊而待風月泉石芳菲草木而後

得其樂無乃有累乎予謂不然苟知吾形與景皆非真物以生寓形以樂寄景志不存焉何累於予山坐堂之上有物泠然過之或披其襟或揚其袂或撼其佩拂其纖埃循於帷幄之間吹者清噓者和回旋斷續在吾之左右有物皎然而下與泠然者相得於廣莫當是之時南華翁則能適然與彼二物為無情遊澄輝之中兩腋習習秉光御爽登於萬物之表而或者莫之知焉銀色滿身金波汗漫或燭吾吟牋或泛吾酒巵澡雪吾神形

見吾影而或籠吾醉魂而卧焉嗚呼泠然在竹則得自然之聲皎然在水則得自然之性與氣皓色與吾行止之影忽爾而相得瞥爾而相忘不可係着則知人與物非所覬者及其皎然者瞑而歸諸太陰泠然者靜而歸諸大塊南華翁則亦兀然坐忘不知頃者與氣之所吹皓色之所照與夫蒼顔華髮行歌自適於其間者果何物邪然則南華翁之樂如是或者無累焉元豐庚申之季冬裳偕郡人李泳北趨都下道出南浦南華翁訪予

於水閣再請予記不可辭也乃含思於閣上書遺之而去

重修澶州學記

熈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為澶州天子與之下車三日走隷人持儀物致裳於闕下權教授事澶州之學廢置久矣公未來時士在城闕草登於堂墉復於溝齋扉不開鼠市於晝幾年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揩工師釐次舍備什物危者扶之仆者

起之弊者修之缺者具之堊茨丹雘顧瞻一新鄉往之儒不日來至北方之學多在口耳之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裒之來公親爲卜日盛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鼔篋而進難疑答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稍厭誦數俱嗜精義公日視學接之之恭待之之厚如見敵者澶之民又知一介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國之君大夫皆命之教然後爲學魯侯以修泮

宮而見頌鄭國以廢學校而見刺蓋雖衰世學校之教無敢輒廢者當怪淫亂之衛國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興廢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禮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學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今之說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舉於禮部輒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

天之君子其静也致道人之君子其静也循理與居以
時出處以義循理而静者也甘以中士自處静悟之説
無所與焉衆凡之流於天之君子不修於人之君子不
學已放其心唯知有動寢則役於夢覺則役於想精䰟
情識聞見好惡晝夜相尋以逐乎妄雖以動静天地之
常理不可廢者猶且不得而拘之况其故爲者乎是故
是非得喪紛擾乎其前死生禍福驚懼乎其後既自棄
吾復何難志於道者慕天之至人而遺世之君子以謂

道與物相與得喪狥物則喪道狥道則喪物蓋夫不知生之累為吾有心不知心之累為吾有形耳目者心之窓牖也鼻口者心之庭户也其心有感則先為之報有行則先為之導且夫心者天之君也當為五官之唱約束以從禮統御以歸道固其任也今反與彼五官更相為用惟物之從烏能墮乎物是故慨然以興飜然而改馳者靜譁者黙兼忘以還無又損以致虛猶秋之時萬物歸根復命宇宙清明物象隠顯真氣上升甘露下降

吾方坐進此道與天為徒不知其為樂之自也將且藏用於窅冥罔復出而為神化嗚呼悟靜而立道至於斯極也不悟而夷乎物可不慮邪張子聞善而作者也求予文故書以遺之

青州學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懷之而所以懷視士祖宗之世皆好古尚志喜名節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蓋出於教學其說有二有示而

教之者則以學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學校之士理義已育於胷中故其趨行遂能顧贍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為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為之戒僞妄謇諤者進則為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為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為之戒悖逆觀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學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學校之教未能發明其才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說並行而交作之嗣

至神考則以學校人才之所成始前末之詳嘉與儒宗
講明道德之緼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為新說以浚淺
智使人不溺於博會歸於性分設三試以陟多士譬之
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勞積善尤長行之上
庠矣未及推行於天下宗寧攺元皇帝慨然有感將欲
盡述神考興學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議以聞凡自郡縣
皆得以為學有學者使修無學者使置乃用三舍稍復
鄉舉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額當養

士三百昔雖有學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意適丁斯時而弗之為是卒乎不可為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學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逮因慰其欲營於城南得地百畝而治之固已有書其兆於壁間者豈特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貴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聖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環殿有齋以備三舍饌有廚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訟之士役於人之昏

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教然後為學教法皆資於天子周衰先王之澤旣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其德而有泮宮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學不修而有子衿之變風性命之理類為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以從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學失真故耳道益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

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孟子出周之季欲救其弊環轍而攻之竟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今之學士乃自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猶之醉夢中纔聞帝所九奏自太虛而下灑然以興方苦沈痾彌年偶獲真人金砂霧散五内釋然而去體類能解蔽脫去淺陋直行而前誰輒汝晝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為老莊有明道之德者足以為揚雄然則神考之相乎道真為萬世之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與聞

性理之高明意未克會猖狂而趨猶新生之犢耳提而
正之則教官之任也嗚呼人君所以為天下者其道有
五其權有三何則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
士人名節四曰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
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八者
相須而行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學
能造義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
植名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教而後

有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禮立義而後有財用夫魯一侯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臯陶而況天子之教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竟立名節能為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說異端存乎其間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學校之效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說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於學

重修興國軍學記

昔有學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俯重湖環之以衆峯流行者趨峙立者顧是時乃有學士大夫能以才德鳴於江表熈寧中或者以為居險之制為量甚微不足以容來學之士始遷於東南捨高明就下濕山馳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遽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闕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夷仲朝散得麾出守以謂學者為己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教者為君而育才期於

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數然則學之所寓前瞻後顧五行休王之說教者實任其責豈可廢耶而況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禮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稱知禮義成孝欽必出於隆學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然後其俗可變教育之地茍非學之所安地理之所宜何以稱太守之任哉遂出餋士之餘財推我圭田數千頃還學於故山以為昔日之所病在山之絕頂今置其腹焉流行者趨峙立者顧其利

過之于是太守時與諸生爲賓主禮講釋有師博約有朋檢束之有規勸沮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獻書王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爲太守不亦賢乎古之循吏爲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學校率其縣邑子弟而教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羣吏前比齊魯後及武帝之世天下郡國乃立學官茂異輩出興造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啟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爲興國其務及此雖不求予

文猶書之況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記

太平州蕪湖學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閭黨族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詔從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升於郡學而使

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學也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鄉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又足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

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於此矣今予為太學官先生由桃源得道友適然而西將為嵩華之遊予謂有無能為而逃於隱者有不可為而權於隱者有翫山水之勝而溺於隱者有以高尚邀世而偽於隱者先生之遊皆非是也無能為非其才不可以為非其時邀世玩物非其志以謂智効一官特為聲色勢利所役為物者細不能為我者大先生下視此屬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者也以為道與物相為得喪惟道之從則喪物惟物之從則喪道方其致道不能以吾

嗜欲情愛置之義刃之上割絶而棄之是人望道而愈遠者也孔子佛老之聖豈一世之積哉蓋嘗無自而可矣今而後乃能無入而不自適焉及其成德不為緣累所制則市廛鄉閭之隱與桃源嵩華無以異也然則先生之行非浩歌遠引窮日之力而去者異時江湖之上當復邂逅解顔一笑不然期於無何有之鄉同歸而盡焉

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范氏之孫不遠數千里扶哀而來見予于京師泣數行下斷而言曰先君之事其要見於銘詩其詳著於獄辨閩中官府之吏道塗小民皆能論說其故不必道也然而知已相與作詩紀德近百餘篇自維不肖且恐身名不足以顯親尚欲盡得當世達官要人歌詠盈集傳信於後世惟執事最知先君之詳者願賜之叙使得以賛見於諸公此孫所以來之意也予愴然應之曰人孰不感義此固其所欲賦者嘗謂過情之譽勝事之辭出交

遊閭溺於流俗之私好勢利肩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好遂至屬文華飾僞妄借事以著其實誇誕於世歌頌以悦其生誌銘以諛其死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言往往有愧於心不足以考信令使諸公相與作詩以遺子鎮之生死非出於勢利也非得於肩笑也感義而後作也元豐元年春予自京師還聞閭里閭長老道羣因之得子鎮涕零而言曰吾屬墮陷穽中安所告語今幸而佛出我得見天日無報德之地嗚呼子鎮會或者

不學道秉一路之程為顯要計猶慮貪海無窮之利雖空八州有限之資不足以邀其欲也輒用屬為胥徒臧獲聽得以訴其主少不如意束芻為人謗書夾道發緘下吏便以為據邏者虎伺捕者鷹攫獲其屬十有三干建者以千數乃有劍獄環顧有才之士赴我顧指刺骨刻意弗集則必羅事而織之有辨必溺誤用子鎮然而是時威削並行廢奪立至柔者惴惴智者悄悄恐不足以自全子鎮用才見知毅然彼已不顧引因覽按論

情之過故觀事之要緩紛紛釋去留者三四十人耳彼知其才可任而不知非義不可以撓正子鎮知其違忤風旨必至於廢奪而亦知人情不可枉以就法志節辭氣戹窮以死不少為暴吏屈是可賦也當聞無愧之辭自天理之所感必有瑰奇險絕之語出易直俄忽閒以為子鎮光焉雖欲自禁其情不可得也寧復恪哉子鎮富聰明强記識篤風義善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嫁之此予之所親見也世世之人

有是矣或為名而作觀延平之事下臨萬仞不輒為非義動其心信乎其中有主者由是而推之何為而弗正

朝廷方去浮薄小人思得君子矯俗以歸厚然而子鎮往矣可謂真不幸也

東林集叙

律教之設潔人之汚束人之肆使人承戒自省常若神明陰在其旁檢察其不如法者人非世習不能攻其環衛輒蹈其舍故人之於道也自其靜一而悟入未能劫

升堂演法有臨濟慈明之遺風門人録其語以序屬予
予與師未及相見得其語録而讀之所謂迅機激電妙
談螯鏃人我兩喪而會於道者也不知學者有如飢鷹
伺肉游魚見餌俄頃而取之者乎觀文王公以為東南
道法之冠豈虛言哉始遊寳峯起應東林之命恵遠法
師常言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更吾道場東林始以
律居蓋自遠公而後其敎廢矣會今天子詔改禪寺而
師適來為第一代演法以遠之所望而考其人以遠之

未發者不知其幾千歲蓋自唐德宗以前未嘗舉進士其後雖有歐陽詹徐寅輩相次而出特以文辭稍聞於天下未有華顯者又二百餘歲矣雖然豈人力所能為哉盛衰之數然也自有宋閩中之士始大振發溫陵建安先有將相出佐真主方怪莆田有山圓銳而中峙居民四望而向之號稱壺公昔有異人之讖以為水環其山當有通顯之儒下副人望今未之見何也未幾果聞應讖者蓋雖溫陵建安莫之比也莆田之俊實吾宗人

適丁斯時例當隨數出而有為於世然則有為亦有道乎其究吾與萬物同出於一宗惟物各執其末吾知萬物之理皆其一宗之所固有者分定久矣惟反一者出用成理為之長而已附之則憂駢割之則怨虧夫惟中德之士無意於功名然後能為之長萬物有不得已而起者吾以不得已而應之然則應數而仕應理而有為天之君子也太平之佐也予其誌之

答大覺道果詩序

道家所謂還丹釋氏所謂道果皆明大道之所寓道且强名而丹與果亦假以明道大覺見示道果長韻因以和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於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為沖虛無為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之志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於一道沖虛真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邪裳因言坐忘之中和合有無以為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為聖胎之法身細如一芥以藏須彌同謂之珠

其大包含乎二儀其妙貫通乎三界故曰大道一而已矣無為之修不知之證出於自然吾無與焉見而體之也非談道之也嘗謂太上之後其傳丹說著矣不必論也適以詔旨緣佛之徒而言之因繼大覺所賦為之開發其心要世之釋氏子以齋戒持律以宗旨說教以日用談禪以性見演法執是四事欲進而為佛善士則務為福不過勞苦以持行智士則務為道不過安靜以守性然而此特教中之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自在教外

別有秘密之旨必得可以出世之士而後傳焉達摩之得二祖是也其傳已竟遂行而或隱前此四事乃推其緒餘且以行教正如古今之隱者邂逅方外得道之士大者出入三界其次飛舉蛻解然而三教所以立道其本則一學者莫之知焉惟其談禪一教本末相貫談禪者其末也見於外者也作佛者其本也存乎內者也先聖之於學者姑以說佛接引之入候知其詳足以出世乃知收攝八用有所付焉奈何後世之士類蔽於性見

自以為如此足矣更復何學大覺與之語稍契獨知其妙有本及其至也非内非外故答大覺長韻以示其徒使見其本無以異於道焉觀予序語則思過半矣

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為體以情為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述之士雖累千百萬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為書識性為之根蒂才性為之文飾記性為之證據合

於今日其亦時與數之所感歟學道之士嘗患不知其本果知其本發為文章立為行實皆餘事耳有問者曰聖人罕言者得其一言而悟何俟老莊之書而後致哉予應之曰六經之書主明禮法而應萬世者也非救一時而已立禮也詳論道也畧得其一言而悟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嘗怪今之士大夫置已而求佛置聖人之書而誦其教夫由佛而知孔子者且不可以多得況能自悟於一言之間哉方此之時老莊之不可廢也明矣然

而樂老莊者切究其流而為申韓之慘毒嵇阮之放逸得其高明而求六經焉斯善學者也

余青字長生序

一氣之為五色惟青去本未遠四時之初也為物之少也奈何相推之理不得以常存當與四色相為盛衰代謝期於老死而後還予見夫人乎其顔色華而悴之者潛改其髪方翠而斑之者俄至造化密移浸以黄落草木之四時與人一生無以異而予乃欲以長生不亦妄

乎然而知道之異乎物而從之故不妄知真之異乎幻而守之故不死今子知夫順五行而出則生人逆五行而入則生身者乎試用是説以究余子而子能悉具以告蓋嘗聞之矣然則子以用名以體字學爲化者也果可以長生惟其長生不死故至於不生不死嗚呼其妙至於斯極也子其自信自將以副之

演山集卷十九

未至於有德耳是以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書之失誣其說愈煩其失愈多是故牽就而後以為通攻排而後以為長其辭繁多屬偶而後以為才美且夫聖人無意於為是書也學者亦必無意乎為是說則書之意可以會而得之矣其會而得之也安在遠求哉情與理寓之於法言天下之人盍反於德性而思之人之同然者蓋見於性根其所以不同者於性之枝幹處有物蔽之耳夫六經之為迹也方為意也圓意

虛而迹實後世學者爲智未至乎心徹爲德未至乎智徹思慮之來不出於虛一而實其意所至不過名數間故其所言皆私智也理不與焉其所得臆度也情不與焉難疑答問不能解其紛猶之病者塊氣於胷中無藥破散之至老且死尤不快也故思之於心而言則失之迂行之於身而爲行則失之固特其智未徹耳深於詩者不愚深於易者不賊夫聖人之意虛吾之思至於無形之中則會之矣與其意會則未嘗見其度數之多也

與其理契則未嘗見其論說之多也欲其如坐虛室之中默然而忘其聲兀然而忘其形內為天遊寄於言意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適于是而下焉此可以言易矣欲其如在閨門之內房闥之中父母妻子相撫以恩相示以情悲恤歡笑天人之際渾然而無間欲其如在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君臣之相遇朋友之相得賡歌都俞切磋誥戒嚴而通莊而和未嘗有二焉此可以言詩矣欲其論世之事變而言書欲

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德則得此者也操則執此者也得其正性而執之其定也天光其應也天行莫能窮之夫誰無是性哉不能貫之以誦數通之以思索有能蔽之者是故所見者一曲所執者一介始有仲子者仁義之實即于母兄之間而熄焉彼尚為能充其類者邪然而得其正性而執之與夫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無以異也及執其僞則一蚓耳其間得失相去不能以寸生知之乎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

人以處之者是故德性之道也可不愼哉可不勉哉

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更無案據回抱相逐而下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馭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往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為水口乃得南溟之信泝流而上盈科而後進瀰瀰瀲灧遥望不斷解維揚檗平入天際南溟之信意其來迓周侯以棲越山坐視

閩俗以頒漢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於釣龍臺下始見平野萬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環天垂六幕烟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鍾磬林巒絃歌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其左右支提雪峯霍童高蓋之類自古名存出於支邑由府而往次第可見予謂四方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趨焉與夫劍溪之

所以為名之意乃曰有浮屠氏出於祖父之夢中者授予之生隨告其名而後去予感而為之說曰善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出生也蓋非愚下之流肖翹之類一氣而萬形輪於區區之生死者是必有物寓焉而已予嘗觀人形貌之所受意思之所向竊知其所自來者道降於域中則為聖人或千一或五百歲或為堯舜禹之君臣或為文武周公之父子五行數氣無足以言者其他或地降靈或物降精或天降象而或浮屠老子其徒之有

天德者遇緣而應物不可知耳故玄鳥之為商巨人之為稷嶽神之為申甫昴之為蕭何長庚之為李白其類不可勝言常謂形與貌所在真與神所寄其来有所自者見其狀貌類多清奇古怪正色如秋和氣如春扣之也谷應觸之也山峙更無俗態鄙懷厭人之視聽然而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至化於形數之中其中足以興庶民其和足以養萬物則為名世之豪傑而聖人者賴之以輔相者也或

黃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經秘録虎丘子一日自袖黃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懐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瘞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瘞函開而示之乃黃帝皇人書莫知其歲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昔者峨嵋之南黃帝受道於皇人乃刻其文於石秦皇得其文處復有得之者遂至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滕超於山之南邂逅皇人謂超

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為嘉有一國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為美以其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於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苟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删焉故予之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為說